

民俗

第三十五期

民國十七年十一月廿一日

目 錄

靈魂的普汎存在.....	若 水
杭州的新夢故事.....	王永泉
茂名鑿醮的傳說.....	湯煥奎
淮安風俗雜綴.....	葉德均
哥好鳥的故事.....	韋承祖
漳州民歌.....	黃仲琴
民間十二月的小調.....	張兆瑾
海豐民歌一闕.....	亦 夢
讀‘蘇粵婚喪’.....	清 水
關於王昭君傳說.....	劉萬章
本刊通訊.....	清 水，肇 祖

中華郵局特准認爲新聞紙類

本刊啓事

投稿諸君每有漏寫住址，致刊出後未能將該期週刊寄贈者。此後，投稿諸君如見有稿件已發表；而未接到本刊者，請即來函索取爲盼。

本校語言歷史學研究所週刊 第五集 第五十二期目錄

白話小說起源考	方欣庵
重建大聖寺毀塔碑記校正	商承祜
幾何原本	劉鳳陽
1881—1885年揚州氣候表	余永梁
學術通訊	

本校圖書館週刊 第五卷 第一期目錄

清代著述攷卷二——戴震	}{ 顧頡剛 陳槃
國南地方誌匯編錄(續)	
本校所藏中國地方誌簡目(續)	李一非編
本校整理民衆檔案辦法	黃仲琴擬
本館選贈書目	葉永誦編

靈魂的普汎存在

——潮州民俗談之一——

若 水

小引

讀民俗二十三四期「野人個體原素與界限」一文，乃使我起了想寫這篇東西的趣味。差不多，崔先生這文中野人的「個體」觀念，都可以說潮州的民俗是保留著在的。我是潮州人，但，僅是潮州地域裏的一小部分的一個人，所以所知也未必能包括潮州的一般民俗關於這樣的「宗教」。希望和我同興趣的另一個潮州人，更搜集一點這類的材料。

一，睡眠時的靈魂

潮州的婦女，（固然也有男人在內，但，婦女是這類思想的主體。）以為凡一個人睡去之後，他的靈魂便會離軀壳而出遊。
北靈魂一出遊，則這個「人」的生命，便有發生危險的可能——倘若
平有人加以攪擾。如，一個人睡了，要是在他的臉上加以塗繪，如
劇場上的「花臉」之類，則這人的靈魂，倦遊回來時，認不得他的
軀壳，不能進去，這個人便會發狂或死去。不過，這于成人的危險比較沒有孩子那末明顯。

我們在孩子的時候，差不多這種觀念，很明顯的深刻的由媽
子們把來印在腦裏。

又，孩子在某處睡去了，媽媽要抱他（或她）去另一個地方（如床裏）睡時，便須輕輕地「乖乖，媽媽抱你去睡了。」的叫了幾句，然後將他抱進襁裏到所欲去的處所去。她們的意思是孩子的靈魂在外逛著，須得叫了幾聲，照會照會他，然後孩子的身心，才得平安過去。這種「救律」，差不多在一個女子要出閣時，她的母親，便會教她的。——當然新時代的女學生不在此例性了。

二，跌後或是溺水被救後的靈魂

一個孩子，因為同人家要或是自己偶然跌倒而致失神，安靜後，他（或她）的媽媽便須帶他到跌下的地方，去給他「捧精神」。其法，叫孩坐在那個地方，媽媽（也不一定是媽媽，祖母及其權關切的人也得。）用兩掌向地上作掬物之狀，掬著向孩子的頭面上撒下去，一盞念念有詞；掬了十二次，便帶孩子回去，去吃了一隻或兩隻雞蛋。這是保護跌後的靈魂之謂。

溺水被救的孩子，（不論氣絕後甦或是剛跌下即被救。）媽媽也須同他「捧精神」。其意，以為孩在那兒跌下，「精神」便會停留在那兒（和在地上跌倒一樣），故必須將他掬回。其法，帶孩子到所從跌入水的地方，坐著，這番比較在陸地跌倒為重要，故先時已急去備買銚紙——她們叫他「大金」（注），以代手掌，或用紙團向水面作勢擲之，也作勢向孩子頭上倒下，十二次，然後帶孩子回去。再小心些，則帶同孩子去拜菩薩。

十靈藥的普濟存喪

注：(紙)紙之用以祀祖先拜菩薩的叫「大金封」以給死人的時筆錢。「大金」責在「親親如國」這些「棍徒」們不識事，予靈藥時靈藥站說：「媽，叫人去買銀紙。」這番話那老媽子失色的。

三 「八字」與靈藥(注)

「八字」是小孩子們——也便是成人們——的靈魂之所寄，人們以為所以婦人們——為人母，或為人妻，——不敢得罪「算命先生」(注)。[○]她們真可憐，愛夫愛子的心切，所以為夫為子謀幸福的舉動，乃成為矛盾的情況。她們知道「八字」是重要的，而又忍不住要知道休咎，於是將生命所寄的「八字」，脫然交給「算命先生」，而又知道所付予的太重大了，於是出之以敬重，來希望其不加以傷害。她們以為「八字」在算命先生的手，他可以用種種方法將「八字」加以什麼靈術來害那人的。例如：使之生病，——她們謂他將「八字」寫在施過某種法術的東西上，向鍋裏去炒，則其人必發熱病。——使之顛狂等等。

注一：「八字」即年，月，日，時之干支，合之為八字也。

此為一國人出生的時間。

注二：算命先生，潮州多係瞎子。婦人們最迷信他，稱呼他為「先生」。這種人的語言很複雜，他們有一種「語法」，很聰明，能猜其猜度之驗，故婦女受其愚甚。瞎子之以是迷家者甚多。

四、「叫油火」

前面所舉三種「宗教」，還是多顯于女人們的，男子除第三種——算命——外，幾乎可以說沒有信仰（或許是因為有婦人管理了之故。）惟是此「叫油火」一事，什麼人都相信。

佢們以為「叫油火」是真的一個奇特的力量。「叫油火」是一種魔術。據他們說，一個人要死了，倘若能請到一位巫者之類（叫油火專家）來「叫油火」，也叫「叫代」，可以救那人的死。其法——他們說——，巫者以彩色的桐油，繪臉作醜惡之形，赤膊，腰繫五色之裙，散髮，披于肩上，將受過魔咒的碗，中乘以油，燃以火，以一手托之，于深夜中，呼嘯于街巷間，其聲急疾可怕，倘有人聞聲而失叫，則巫者立覺，即將手上之「油火」，向牆擲去並叱曰：「呀呸！」于是其叫代之功成，而失聲叫者代病人死矣。「叫油火」者之唯一機會，止在人們答「聲」，有「聲」，則術入之也。又謂受術所中而死者，死後必全身皆若塗油然云云。

這個神秘怕人的謔言，雖有智識(?)的大人君子，當此二十世紀之世，也皆信之若真。憶在去年的時候，一天，我的哥哥還很當心的向家庭報告謂近數夜來，聞有人在「叫油火」，叫孩子及婦人們，夜裏聞有什麼聲嘯，不要輕易開聲云云。于是大家都板起臉孔，如臨深池。想起來真沒辦法。

不過，還是奇怪，他們又說「叫油火」的法術，其力量只在于人們的應聲；倘若沒有應聲，則此人全沒有其他足以害人之術，

杭州的祈夢故事

就連自保之力量也無之。故「叫油火」者，其夜出也，必數十人持械以衛之。否則，我們如要殺之，只要不出聲，如殺一個常人然也云云。

這種無稽之談，他們也便以「靈魂」之普汎存在為根據也。

一九二八，九，八，于中大。

杭州的祈夢故事

王 永 泉

在夜間做夢，這椿事可說大家多認他是很渺茫的。但是明明知道渺茫和虛空，杭州地方什麼偏有這祈夢呢？因為天旱或有所雨的事情，這到很多。然而祈夢的名詞，使人聽了未免覺得太新鮮吧！或有人見這名詞，恐怕要疑我是真的說夢話，其實的確有這樣一回事咧。現在我就把祈夢的事實寫在下面：

祈夢的起源 還是在明朝英宗(年號正統)時候，杭州地方就有了這事體。在同時因有個當朝的兵部尚書于謙，在京裡，被英宗下了聖旨將他殺害。然而兵部尚書是六部中一個，論他官職，亦可說位望隆重了。且于謙在朝裡，大家多知道他是個忠臣，英宗對他亦甚信任的。於正統十四年的時候，曾有什麼瓦剌入寇，英宗因悞聽太監的話，就舉兵親征，不料戰不甚久，所謂駕陷土木的，被瓦剌國的兵丁俘虜去了。當英宗臨去戰場的時候，就把國家大事給于謙處理。待等于謙知道英宗被瓦剌國俘虜去了，他

良 俗 第三十五期

就徵調各路大兵，把叛寇打退。英宗被虜七年，卒賴于謙給他救回。這樣一看，可說他在明朝是赫赫有名大功臣了！何以英宗反要將他殺害呢？這豈非使人不解嗎。原來于謙是生性正直的，一見旁人有做不好的事，就要不避怨嫌批評他們，因此心存邪氣的好臣，暗下生了妬忌的心。大概世上好人少壞人多，是一定道理的。後來于謙在職亦甚長久，同時積仇的人亦一天多似一天。結果，被那班奸臣秘密開了個蟻挑會，存心要拔去眼中釘，今天你去奏本，明天他去密奏，說于謙要謀叛。英宗聽到謀叛，就不問皂白的准了他們稟奏，以故將于謙「棄舊市曹」的殺了。因為于謙的冤死，才會播傳杭州民間有這祈夢事情發生出來。這就祈夢出現的重要原因。因為于謙是杭州人，他在幼年時候，有一天(曾是冬至夜)他父親帶他去鄉間掃墓，後來因天晚不及進城，於是他父親到一座廟宇裡同他寄宿。不料于謙睡在廟裡，正巧得了一夢。翌日回到家裡，他就把做夢事情對他嫂子講了一遍，就要嫂子替他詳解。他嫂子究竟是個婦女之輩，解不出夢的意思。因于謙追問的太緊，就含糊答復於他，解作好夢。後于謙問嫂子，我年紀大後是做什麼的？嫂子答他，你年紀大了，一定要做六部的大官。後來于謙還要問嫂子做了大官什麼樣呢？嫂子就很討厭他的，說做了大官就要死了。于謙聽說死話，也不問了。這不過是于謙幼年時候他嫂子騙他的戲話。不料到後竟為應了。他嫂於無意的戲話，所以杭州人就說冬至夜做夢，是很準確的。

杭州的祈夢故事

離于謙死不甚久，朝庭裡常有邊臣報警。這班密奏于謙謀叛的權奸，亦被英宗漸漸明白了。在這時候，有與于謙同情之人，就做了奏本，給他伸冤，英宗想錯殺有功之臣，有些說不過去，就復了于謙的官職，封他為天下都城隍。杭州官員奉了聖旨，就造起旌功牌坊，將于謙住宅(在杭州祠堂巷)改建為天下都城隍廟宇，大概在這時候。有種好事的人，或廟裡住持，造了謠言，什麼祈夢正確，預知吉凶，以致引動愚夫愚婦，擴傳遠近。到後來成了翻牢不可破的風氣了。

祈夢的情形 於每年冬至節的前一天，(這就算冬至夜)到天將晚時候，就有祈夢的人，拿了香燭肩負被鋪，向天下都城隍廟宇走去。這個廟宇在平日是很冷靜的。偏到這天，就燈燭輝煌，鬪熱不堪了。祈夢的人，走到廟裡點起了香燭，少不得三跪九叩的拜，好將被鋪攤開，安心的睡着了。有遲來的人，鋪位沒有，他就很顯意的在當地露宿。照我們浙江氣候，在冬至節已經是很寒冷了，不是下雪，定是冰凍。甚且有人很誠敬的跑到于謙墳墓旁邊去睡宿祈夢的，差不多於冬至夜那天將晚時候，在路上一定很易看到手提燈籠，肩負被鋪的信祈夢士們。(于謙墳在西湖茅家埠離杭州雲市約十餘里)而且去祈夢的時間總屬甚早。這什麼原故？大概是祈夢信士們一定根據「夜長夢多」的話吧！

茂名「鑿醮」的傳說

湯 煥 奎

在現在打倒一切神權的時候，稍有點智識的人，都知道神道設教，不過是寓一種勸善罰惡的意思；至於神能作福降禍，簡直沒有這樣的事情。然而鄉間的居民，你如果和他說到無神論，他一定戰戰兢兢力為辯護，並且說出種種靈驗的証據來，吾鄉年例的幾種傳說，便是一個例子。

吾鄉年例於舊曆正月十三日，擇鄉中有力者十餘人，鑼鼓喧天，抬着土地廟中的幾樽木偶，到各人的家中，叫做「鑿醮」。那些派定抬神的人，須預早三天，齋戒沐浴，另居一室，不能和他的妻子同宿。有一次一個抬神者，皆依一切的禁忌，祇有頭巾一條，曾放在他妻子的床中，因為那天特別寒冷，所以拿來裹在頭上。到了「鑿醮」完了以後，在廟前大放烟花，那人也在人叢中觀看，忽有燒完的大箭頭一枝，跌將落來，剛剛插在他的頭上，腦漿迸裂，抬回家中，因傷勢過重，不到天明，便死掉了。

當菩薩入屋的時候，家中的老小，當然要在門外迎接，就是來趁熱鬧的親戚朋友，也須——起立，不可坐着。前時有一個老姑公到來，他是絕對不信神的，那時，他不特不起立，而且很倨傲的躺在炕上，許多人勸他，他總是置若罔聞。當菩薩臨去，放炮三聲，他正在得意洋洋的時候，見一個木炮塞從天井窗櫺射入

茂名鑿醮的傳說

房中，復由房中射出廳中的炕上，正射中那老姑公約右眼，眼珠突出，鮮血直流，後來成了廢疾。所以自後當菩薩入屋時，沒有一個人敢坐着的。

菩薩巡遊，有一個道士跟隨着到各人家中，施符念咒，驅除一切瘟疫，這道士向來是不許穿鞋襪的。有一年，天寒徹骨，細雨濛濛，道士曾在神前懇求准他穿着鞋襪，但未得神的允許，他勉強穿上一雙皮鞋，以為這樣寒冷，必定得神的諒解。不料行至中途，忽有長二寸許的一口鐵釘，從他的鞋底直穿到脚面，血流如注，痛倒地下，回家醫治數月，然後回復原狀。因此我們鄉間年例的道士，現在仍是赤着脚的。

以上幾種事實，是吾鄉的老頭兒，拿來駁人家無神論的唯一根據。並且諄諄告誡別人，不可侮慢了菩薩，尤其是年例那天，鑿醮更甚，尤不可有絲毫的侮慢，否則神是決不饒恕的。我以為未必有這樣奇怪的事情，既或有之，也許適逢其巧，那些智識卑下的愚夫婦們，便以神通廣大罷。

淮安風俗雜掇

葉德均

(一)立夏

秤人 用大秤一個，繩一根或藤根，及杉槓，或柳框一箇，(裝什物用的東西)其他的東西亦可。先用繩把大秤吊在高處，再

民俗 第三十五期

把柳框上原有的繩吊在秤鈞上面；如果用板凳，非用第二根繩把板凳兜起來吊在秤鈞上。以一人或輪流管秤，被秤的人坐在板凳或柳框上面，坐定後，管秤的人看明秤花，——即多少斤，謂之秤花——以定被秤的人的重量。在立夏那天的交夏的時候舉行。——交夏是立夏那天的某時，如子丑……——如果在夜裏交夏，就在白日裏補行。據說：秤了可以不苦夏，——苦夏是夏天常常有病，淮安人叫做苦夏——。

七家茶 這也在立夏日做的，向親友鄰居們每家要茶葉一小撮，但向鄰居們要的最多；聚有七家，然後泡水把牠喝了，一家大小必須齊喝。據說：喝了也是可以不苦夏。

(二)打壽材

人到了六七十歲離死期最多不過一二十年，假若得了一個慢病，對於衣棺還可以從容預備；若是有了急病，或者現在手中還有存款，有的本人恐怕睡潮濕的現打的棺材不舒服，甚而至於怕後人一時忙不了許多，或刻薄待他或她；因為這些緣故，而況是遲早總要用的，所以不得不早為預備。

現在說打壽材的正文了，（關於做壽衣以後再說）關於打壽材的日期也有選擇的必要，就是在有閏月的那年，閏月裏或不在閏月裏的一個好日子——即黃道吉日——裏打。再說打的地點，有的在自己家裏，有的因為家裏地方小，就在木廠或菴廟裏，打好，或者抬到家裏，或者就擺在裏面。

淮安風俗雜俎

打材的木匠是種專門的職業，與普通的木匠有別。打的那天應該供應他們早上一頓麵，中上一頓飯；除工錢外，還有喜錢及糕桃等。所剩下來的木頭，除護皮(一)外，也都歸他們所有；但有時家裏也可向他們要幾塊，留給小孩做小板凳或小馬桶等，叫做討壽。(二)

打壽材是件喜事，與過生日相同，親友們應該來賀喜，並送些糕桃燭鞭等物，算是賀禮；但本人的女兒們，除了糕桃等，另外還要有：扳不倒(三)一個，紙做的萬年青，吉祥草各一盆，金花一對，大紅洋綉一丈三四尺。如果一個已嫁的女兒，所用的錢由她一人用，若有數人由她們公用；若沒有女兒或未嫁的，應由姪女們或乾女(四)照女兒一樣，她們如果經濟上不能如此，由本人照所用的把她們。她們另外還要再給大木匠的喜錢。

當打好的時候，把材擺在預備擺的地方，然後把扳不倒和萬年青，吉祥草擺在材裏，將蓋蓋起來；再把金花插在材的前面，紅洋綉披在材蓋上的前面；(以後將牠保存好了，預備將來死時做蒙在死人身上的現單。)同時外邊放鞭，(以上各種東西，皆是女兒家送來的)賀客們再向本人道喜，用這些東西意思是：扳不倒本人代替品，因牠扳不倒的，所以人也不會死的了。萬年青，吉祥草是取萬年長壽吉祥的意思。披紅洋綉及插金花是表示喜氣的。

註一：護皮，是木頭兩邊鋸下來的，有的自己家裏留下，也有把木廠抵錢。

民俗 第三十五期

註二：討壽，是討打壽材人的壽，希望將來也如他或她一樣。

註三：卽不倒翁，男的是男像，女的是女像。

註四：乾女，卽義女。

(三)關於眼的種種

如果有害眼的人，猶其是很重的，如眼上有了瞽(一)之類，那麼家裏的婦女必定要叫人或自己親到眼光廟裏的眼光菩薩面前燒香，允上眼睛及點天燈……。等到眼睛好了，也要用一份香燭去謝神。每月二十也要到廟裏敬一份香燭，也有送些香油做菩薩面前點的燈油。每年四月二十是眼光菩薩的生日，除敬香燭送燈油外，還要上一對布做的眼睛；那對是一面用紅布一面用白布剪成眼睛的樣子，在白的那面用黑色畫眼睛珠子；算是本人的眼睛的代替品。又在除夕日用一個鴨蛋形的紅燈子綁在竹竿或木頭上，每天點蠟燭一枝，一直點到二月初二到那天點過之後，然後再燒了，這叫做點天燈，以後眼睛永不會再害了。

還有在五月初一那天是苧菜的生日，如果吃些，眼睛是會比以前明亮些。

註一：瞽是眼上所生的白膜

「哥好」鳥的故事

韋承祖

重行離別了「青山流水」的故鄉，於今將快過一年了，對此秋

哥好鳥的故事

雨秋風，只撩人恨，飄零像我，真是「飄零人海淚闌干」，却多小引起故鄉景物之思呢！

在這暑假當兒，我暫寄寓東山，避此惡濁城市的煩囂，與此炎邱流火的酷虐——再觀流水青山的鄉村景物，更重新演起我腦海中故鄉景物深刻的印象，引起我兒時故鄉景物的記憶，在一個沿廣九車路做遠足晚遊當中。

記起兒時和母親及姐姐，當暮春燦暖的一天早上，在庭園裡採着米蘭花，忽的「哥好！哥好！」的嗚然幾聲哀鳴，掠過頭上，淒楚動人。在天真還爛漫的我，猝然聽到這樣一種驚異的聲音，可不少驚疑與駭噩，我忽地裏兩手緊緊抱着姐姐的腿，顫顫地叫出來：「媽！這是甚兒叫聲？怪難聽的。」那時真有莫大的驚感。

「兒！不怕，這是鳥啼，是「哥好」鳥的啼聲。」母親肅然地說，「它有個故事兒哩，我來說你聽」，姐姐也拍拍我蓬鬆的頭，媽媽的對我笑——笑我沒見識一般的——

「從前有個寒苦的家庭，兄弟兩個，父母都死過去了，單單贖下它們孤苦似的；但是它哥哥已娶過嫂子了。他的哥子倒是一個友愛和刻苦的人兒，一家的生活，都靠它的手腳去做。但是那婦人却嫌它家裡貧苦，常常抱怨，並也有意另尋改嫁，却碍着外人的譏議，尙沒有實行。但是却因了這個便存了歪意見，要害死它的老公然後改嫁出去；然而還沒機可乘，也只得相安假意着下去。」

民 俗 第三十五期

有一次地方鬧起飢荒來了，它們沒飯吃，一家三口兒，每日只還靠着它哥哥到野外找山薯剝木根來充飢。它的嫂子，便乘機私下把好言來騙它——它是未曉世事的孩兒，一時也不能猜出它嫂嫂的狠毒心腸的暗算——說：你哥哥不能好好的找生活，大人又食多，弄得你咬木根兒也沒得一餐飽滿，倒不如把它弄死了，家裏少個人吃，我們便可以好好的有食有喝，不致這樣半飢半飽似的，那裏有好過，成甚麼樣兒？當下它聽了嫂的一片蜜語甜言，也不曉得怎了的，只不則聲。

一天，齊去那山崖裡找糧食去，他嫂嫂乘它哥哥不在意，剝的一聲，推他跌下崖中死了。由是它嫂嫂就無拘無束地改嫁人去了。那時它以哥哥既死，嫂子又嫁人去，他就孑然一身，無靠，自己又沒有能力去找得食物，它就回頭想起他哥在日，它不愁飢愁餓，只有爛漫漫地過些天真日子，現在可不能够了。他想起哥哥的好處，想起嫂嫂的惡毒，它在挨飢抵餓奄奄垂斃的當兒，只不絕的呱呱地哭叫「哥好！哥好！」於是也於飢餓哀絕中死去了。

它死了之後，它的一顆孤哀柔弱的靈魂，游夷不滅，後來變個鳥兒，這樣「哥好！哥好！」地一聲一聲斷斷續續的哀楚地啼叫着呢。」

這個十數年前母親說過的「哥好」的故事。現在對此秋初高樹裡啣啾的鳥雀聲中，雖不曾再聽到「哥好」的哀鳴，只是回念故鄉景物，腦海中猶不覺隱隱朧朧地聽着「哥好！哥好！」的聲聲哀鳴

的憧憬。

十七年雙星渡河之夕記於東山神巖。

承祖按：「哥好」鳥，在鄉時，每於三四月農作上忙的早上，高飛半雲中，一聲一聲「哥好哥好」的飛鳴過去，真是無限哀楚撩人，但却不容易見牠的真模實樣，所以它那樣的個鳥兒，或在動物的飛禽界中屬什麼門類？叫甚名字？倒不得知，不過，久聞其聲，並且聽過這樣的傳說罷了。來廣州一年也沒有聽過，在此附帶說一句。

漳州民歌

黃仲琴

關於月令的

- 正月鼓仔燈(一)；
- 二月落花生；
- 三月蔭豆芽；
- 四月賣蘇茶(二)；
- 五月人裹粽；
- 六月田草凍(三)；
- 七月禱宮衣(四)；
- 八月賣蘇糍(五)；
- 九月放風箏；

民俗 第三十五期

十月拾稻屑，

十一月賣枕頭；

十二月賣燈猴(六)。

一，清初，漳州平和縣人，黃梧，爲鄭成功將，守海澄城，降清。清帝封梧爲海澄公，開府漳州。梧名其所居處，爲公府街。仿北京廠肆例，令漳人於每新年元霄內，設燈市於街中，售各種花燈；并陳百戲，以助娛樂。民國成立後，逢夏曆元旦至元宵，由警察局隨意指一處爲燈市，不復設於公府街。

二，蘇茶係蘇製糕名。

三，取田草煮之，貯之碗中，待其冷，則凍成固體。食之去熱。田草屬何科植物，候暑假採取考究，再報告於讀者。

四，開盂蘭會，裱紙衣焚之，以給孤魂。

五，鄉人早稻收成後，於八月，以蘇糍，謝土地神，有時或演劇。

六，燈猴，係竹製漆紅色之花生油燈架。每逢十二月，則買新燈猴，至除夕，取而點燈祀灶神。其舊燈猴，則由家中小兒焚之。焚至成炭，任意取其殘塊十二枚，排成一行，以卜一年之晴雨，第一塊爲正月，遞算至十二月，全塊紅者爲晴，黑者爲雨。

仲琴附記

民間「十二月」的小歌

張兆瑾

正月陪陪客；
二月翻翻麥；
三月慢慢過；
四月有麥磨；
五月割青葛(一)；
六月荒大肚；
七月割黃穀；
八月有戲促(二)；
九月抬抬牌；
十月砍砍柴；
十一月想一個計；
十二月做皇帝(三)。

方言釋義：(一)「青葛」就是青草。「促」作「看」字解。(三)
「做皇帝」指欠債者到十二月的除日躲避債主索債的意思。

海豐民歌一擲

亦 夢

一·挑繡歌

正月入聯燈，姊今(注)挑繡妹拿籃；姊今挑繡叔娶鳳，妹今挑繡

民俗 第三十五期

獻瓜龍。

二月天嚴寒，姊妹挑繡有千般；姊繡福祿奉爹媽，妹繡錦被奉家官。

三月清明時，姊繡黃鸞伴薔薇；妹今繡出枝蓮鳥，枝蓮雙雙伴鷺鷥。

四月夏又來，姊繡麒麟妹繡獅；姊繡涼亭全水閣，妹繡青山全樓台。

五月入扒船，姊繡出塞王昭君；妹今繡出枝蓮鳥，枝蓮雙雙來到羣。(注)

六月六毒時，姊繡黃鸞伴薔薇；妹今繡出枝蓮鳥，枝蓮雙雙企兩邊。

七月好得跔(注)，姊繡牛郎織女隔重河；妹今繡出白頭客，白頭客鳥好撥毛。

八月八仲秋，姊繡陳三樓下遊；妹今繡出呂蒙正，蒙正小姐拋綉球。

九月秀錦開，姊繡百花滿樓開；妹今問姊繡乜景？姊繡百花滿樓開。

十月入收冬，姊繡芍藥伴海棠；妹今問姊繡乜景？姊繡百花滿樓香。

二·思君歌

正月思君腸，思君去後不起牀；思君去後病未好，粥飯不食消)

注)不吞。

二月思君脚，思君去後病到今；思君去後病未好，目汗梳水流不乾。

三月人祭墳，墳頭奠酒亂紛紛；拿起大杯有保庇，拿起大杯保庇君。

四月四月天，新造籬簷說因伊；君今喊娘勿迫促，待我冬下返過年。

五月人扒船，姑仔睇着笑媽紋(注)；嗚紋待你去嗎紋，待我入房來思君；一日思君魴得暗，一夜思君眉不伸。

六月六毒時，樹脚拉涼(注)樹脚思；樹脚拉涼擡指算，算去郎君去半年。

七月七月天，天光月白雨又晴；半天烏叫怠慢好，借問郎君返回家。

八月仲秋來，拿起錦被娘唔牽，拿起錦被娘唔甲(注)，留俾郎君甲雙人。

九月金菊紅，一條大條一條鬆；一條大條掙(注)來插，一條留俾郎君去鼻(注)香。

十月天倒光，君今提鏡娘梳粧；雙人提鏡就來揸(注)，揸起面色絕(注)咋昏(注)。

三· 輦歌五首

民俗 第三十五期

行橋便行橋，船仔細細載雙娘；鯉魚細細會游水，郎君細細會睇娘。

行枋便行枋，船仔細細載雙人；鯉魚細細會游水，郎君細細會睇人。

二

行橋便行橋，手携書冊入書廂；先生問我去底塊(注)，我去吃酒睇新娘。

行枋便行枋，手携書冊入書房；先生問我去底塊，我去吃酒睇新郎。

三

後底人賣蠔，君今要食娘喊無；後底(注)種有菠菱菜，菠菱菜食贏蠔。

後底人賣蚶，君今要食娘唔甘；後底種有菠菱菜，菠菱菜食贏蚶。

四

後底人開池，開有二對金鎖匙；一對科(注)阿妹行嫁，一對科兄鎖門閤。

後底人開溝，開有二對金鎖頭；一對科阿妹行嫁，一對科兄鎖門樓。

五

後底種檳梨，唔高唔矮搭(注)娘眉；唔高唔矮好打扮，打扮

起來是英台。

後底種穰蕉，唔高唔矮搭娘俾；唔高唔矮好打扮，打扮起來是五娘。

注釋：「今」土音讀「刀丫」鼻音。「到羣」即湊羣也。「得跔」遊，即玩也。「滷」，飯湯也。「媽紋」，笑容也。「拉涼」乘涼。「甲」，即蓋被。之蓋意「搵」讀丫上聲，折也。「鼻」，嗅也。「揼」，即照也。「絕」，意即比較不同也。「昨昏」，即昨夜。「塊」，土音讀「力世」上聲，底塊，即何處也。「後底」，即後邊。「科」，給也。「搭」，齊也。

讀「蘇粵婚喪」

清 水

(一)

我是弱者，我是個低能兒，我在讀了十數年書，花了二千多銀子，什麼都做不成，真是言之深愧！什麼都想作，什麼都想幹，結果精神分散了，一點成績都沒有，說了不免了要臉紅赤！像容肇祖先生所說……「鄉民·土人，蠻人的風俗，尤為研究民俗學的人所注意的東西……」的說話，我也說過，只是沒有提筆去寫。一直至今春，與靜聞夥友親近後，見了這本「蘇粵婚喪」，才使我由驚異而動手了。風俗，是人們生活的表現，各地風俗的不同，就是各地人們生活的迥異，其中有無限寶貴的材料，給我們

民俗 第三十五期

欣賞研究之用。如能將各地風俗都蒐集起來，出一本「中國風俗誌」，那麼中國的許多問題的解決，也許要依賴此書的。換言之，就是「政治家要發揚民族精神，教育家要改良風俗，都可以由我們這裡取材料去」。(顧剛先生語)風俗文字，已然是重要，但一般人各忙其事，對之漠然。威權者不屑幹，爲利是視，不知文化爲何物的書賈，更不願承印這類賠本的書籍。我們這般痴癡愚騷的頑固者，受着運命的播弄，迫於飢寒，惶惶無定居，雖想強幹，亦有所不能。中大民俗學會能够毅然決然的印出一本「蘇粵婚喪」來提倡，來破出版界的沈寂，真值得我們的欣賞贊歎！

「蘇粵婚喪」，自然是蘇粵風俗中的一小部分，但因為作者都是土人的關係，生斯長斯，幾經考察，寫出來的，一定忠實得多，比書本上誇大浮遠荒誕的材料有天淵之別。我們未到蘇粵的人，能從中看到蘇粵與故鄉不同的種種風俗奇聞，比較起來，細味起來，是多麼的高興啊！「蘇粵婚喪」，於偌大的「中華民國風俗誌」，自然是若「滄海之一粟」，「渺乎小哉」，但格於方言，限於地域，金錢，時間，我們有什麼方法能够馬上編成？強勉編成，不同以前書本上的推測，胡編者幾希矣！現在是局部搜集材料，單獨整理印行的時期，說不上編全國風俗誌的時候。大家如能各自努力的「認定自己的工作，向某一個範圍內去努力搜集材料」(顧先生語)，整理，印行(至好在各人的故鄉及其近鄰區域方面着手)。各省區都有這樣有決心有毅力的三四人，專集出得多了

，堆積起來，「十年之內，一定可以編成一部很完的中華民國風俗誌了。」（顧先生語）那麼，「蘇粵婚喪」不過是一個發軔罷了，其價值仍是值得我們嘉許的。

（二）

其次，該切實的再說到「蘇粵婚喪」的本身了。

「蘇粵婚喪」裝訂過長，不大適合我們的眼法，這是第一個缺點。

校對不周，錯誤殊多，這是第二個缺點。

封面畫，雖能表現書中所說的什麼，只是粗率得太不成體統了，倒不如不要為干淨。這是第三個缺點。

蘇州的婚喪，顧先生止說到一小部分，使閱者不能窺見全豹，亦是美中不足。顧先生任職過多，整天忙個不了，我知他是很難抽出時間來綴寫，但是，不完備的書籍，是多麼令閱者失望的！這不是我國人的願望，或者可以說是讀者們的總要求。紀風俗的文字，要愈詳盡愈好，雖瑣碎的事，也不妨把牠寫出來，何況顧先生的二篇文章還不能將蘇州婚喪的情狀，全部捧給我們看罷？顧先生如以吾言為然時，請他隨時寫些下來在「民俗」或「週刊」發表，再版時把牠加入，便再好也沒有了。

劉萬章先生的幾篇文章，把廣州的婚喪說得非常詳盡，文筆也很流利，我差不多無話可說。我自問在廣州住了三年多，不時出外閒走，見到不少婚喪的景況，私心以為已盡知道了。今讀

民俗 第三十五期

劉先生的大作，才知我所知道的，不過一小部分而已。看吧，不禁慚愧得臉紅！可是，如准我求全責備時，那也還可以說些話。

劉先生寫「廣州的舊婚俗」時，雖把立妾的婚俗忘記了，是以才有「補述」的一篇，這確是常事。但已編成專書，却應該不省精力的把牠改作，將「補述」編入，才能達到完美的境地。而且文已改作了，除字句得賴以修飾潤色外，或者章法層次，也許可以分得清晰些，愈發為讀者們所欣喜。改作，於一本書的價值，誰也知道可以增加不少，那麼，我們雖怎樣忙迫，也該把牠改作一下。比如我把「鬧房」和「求雨」混在一起，在「民俗」發達，幸而理想中的「翁源風俗漫談」能够編成時，一篇篇的集起來，自無不可，但能够把「鬧房」的一段歸入「翁源婚俗」一章，不也更好麼？以此例彼，何獨不然？

婢女出嫁的風俗，以我們翁源來說，則與尋常的婚俗的不同，這是因為婢女被人們漠視，不把她當作「人」的原故。這種特殊的婚俗，我們尤其該絲毫不漏的記出來，雖然我們是站在民俗學上的立場來說話，不是個人道主義者，領導婦女的革命家。我可以在此對大眾說，我的「翁源風俗漫談」如能編成出版時，婢女出嫁的特殊風俗，一定能够占個相當的位置。廣州婚俗中，婢女出嫁的風俗，果也盡同麼？我想是不同的。不過劉先生職務過忙，把這麼一小段的話忘記寫下吧？我很能原諒劉先生一時的疏忽，但如能再版時，可不能不請他寫下補上，以成一篇完美的書。

讀蘇粵婚喪

我們在廣州念書中，我的族叔，曾討過一個小老婆，據說離娘家「上轎」時，由女人的兄弟昇到轎前，捧她入轎，才由轎夫抬着蜂擁而行。這種風俗，我疑是很古很古的「掠奪婚姻」——至少是「買賣婚姻」——的遺俗，不知劉先生以爲然否？因劉先生沒有說到這層，所以順便附說幾句，以供參考。

(三)

其餘的，不想說了。

這篇文章，曾於六月間(?)用書信體寫給顧先生，不知是郵途有誤，還是派信人把它漏了，顧先生竟沒有接到，不免可惜！後來顧先生叫我改作，因是瘡痍延至今才寫成，真是對顧先生不住。

這是很尋常的一篇文，因是熟人，不便捧場，反說些不恭敬的說話。但我的態度，是誠懇的，誠懇的祈求，願劉二先生一定樂於接受的。凡是有名的人物，偉大的作家，真正的學者，沒有不接受善意的批評和勸告的。

「蘇粵婚喪」出來了，「蘇州風俗」出來了，「我們的眼睛，已爲爲潮流所激盪而張開了，」(顧先生語)請起勁的把各地風俗寫出來，印出來吧，我們并不以此爲足，我們的滿足，是「中華民國風俗誌」的編成。這樣的話，顧先生不知說過多少遍！爲求勉勵人起見，不防抄顧先生在給我信上的一段話來奉告大家，結束本篇：

民俗 第三十五期

「中國風俗誌」，這是我們理想中之成功，是將來必應有的一部書。但現在材料不足，必做不好；強勉做出來，也不過等於滑頭書店的出品罷了。我們現在最緊要的工作，便是把自己故鄉的材料盡量搜求，儘量整理發表。要各地都有這種人時，「中國風俗誌」自然做出來了。

——九，十六，故鄉。——

附：

蘇粵婚喪 民俗學會出版
編者 顧頡剛 劉萬章
定價 大洋三角

關於王昭君傳說

劉萬章

肇祖先生的唐寫本明妃傳殘卷跋刊出後，我想起以前在日知錄似乎見過有這樣的記載，茲檢錄如次：

西京雜記曰：「元帝後宮既多，不得常見，乃使畫工圖形，案圖召幸之；諸宮人皆賂畫工，多者十萬，少者亦不減五萬。獨王嬙不肯，遂不得見。匈奴入朝，求美人為閼氏，於是上案圖以昭君行。及去，召見，貌為後宮第一，善應對，舉止閒雅；帝悔之，而名籍已定，帝重信於外國，故不復更人，乃窮案其事，畫工皆棄市，籍其家貨，皆巨萬。畫工有杜陵毛延壽，為人形醜好，老少必得其真。安陵陳敞，新

關於王昭君傳說

墨黠白髮寬，並工，爲牛馬飛鳥，衆勢人形，好醜不遜延壽，下社楊望亦善畫，尤善布色，樊育亦善布色。同日聚市。京師畫工於是差稱」。據此則畫工之關侯宮，乃平日而非向奴求美入時；且毛延壽特衆中之一人；又其得罪，以受賂，而不獨以昭君也。後來詩人謂向奴求美入乃使畫工圖形，而又但指毛延壽一人，且沒其受賂事，失之矣！（卷二十五）

顧炎武撰讀西京雜記，主張畫工關侯宮，蓋在平日，非向奴求美入時，才與丹青工作。那末，王昭君之去，又不是「怨恨請行」。憶前讀王昭君報漢帝書云：

臣妾幸得備員禁樹，謂身依日月，死有餘芳！而失意丹青，遠竄異域。誠得捐軀報主，何敢自憐？獨惜國家黜陟，移於賤工！南望漢關，徒增愴結耳。有父有弟，惟陛下幸少憐之！

顧說似乎是此傳說中有根據的見解。

前數年，曾在某小報上，剪下署名天君的一篇昭君墓，他引錄道光十一年（一八三一）長白山黃勳石所刻之詩鈔，有「呼韓入覲詔六宮，願嫁烏孫隨身起。」又引民國五年天津李廷玉刻詩一首，「……忍辱肯爲胡地妾，……」又說爲「自請前去」和「給漢帝料地去」兩說哩！

又婦女雜誌（第十二卷第八號）徐景逸先生遊昭君墓引樂府云：

民俗 第三十五期

按樂府乃齊國王禰之女，年十七歲，儀容絕世，聰慧過人！元帝特以才節選入掖庭，宮人既多，帝不能別，惟令畫工毛延壽繪之以圖召幸。他人往往行賂工者多得進，惟妃獨賦性至誠，不以黃金苟謀榮貴；工醜繪其容，迄未得幸！於竟寧(元帝年號)元年(三三)春王正月，匈奴呼韓邪來朝，求美人爲闕氏，帝敕令宮女遷錄，昭君自入宮以來，終無面御，淒涼悲怨，遂祈行，帝詔許，及臨辭帝出閣，光射漢宮，膩姿靚飾，徘徊顧影，竦動左右；帝驚悟欲留之，而重失信於異域。妃戎裝策馬，攜一琵琶，出塞去矣！後妃行至歸化黑水河，遂投河全節！……

在這一段敘述中，最得我們驚奇的，就是「王昭君投河全節而死」！與漢書匈奴傳的「……遂與匈奴生二子……」又絕不相同。而與琴操的「……昭君有子曰世遠，單于死，世遠繼立。凡爲胡者，父死妻母，昭君問世遠曰：「汝爲漢也？爲胡也？」世遠曰：「欲爲胡耳！」昭君乃吞藥自殺。……」的昭君自殺，似乎是本傳說最可注意之點！

由容先生的跋，和我這篇引述看來，王昭君的傳說，有下列數點，要待辨求的：

- 一，王昭君自請嫁匈奴；還是被動的嫁匈奴？
- 二，王昭君是否在中途自殺？
- 三，王昭君是否在匈奴生有兒子？

四，王昭君是否死在匈奴，抑或回來漢朝如蔡文姬一樣？

十七，十，廿六。

本刊通訊

清 水——肇 祖

元胎先生：九號接閱民俗，才知確已如顧先生言，交由你接編民俗了。叠出合刊，內容不大充實，不能無譏，先生注意這層？近幾期，很少帶研究性的稿子，先生特別聲說明徵稿，這是對的。

31期，改印橫行，更易封面，的確漂亮很多了，雖然帶研究性的稿子，止有黃先生的一篇。

32期出「中秋號」，這是我所贊成的。民俗出滿三十期才有這一期「風俗專號」，當然不能使讀者滿意。故希望先生振作精神，繼續出許許多多的專號，則民俗的聲價，自然會提高而為一般人所頌揚了。為時過遲，不能將翁源的中秋節奉上湊趣，殊覺可惜。這是消息不靈通之故。如果你有信來，如果民俗出一期寄一期來，則我當然會「如命」或「應徵」的交稿了。先生，我雖拙陋，但也已獻身於民俗學上，希你能够時時寫些信來指教我吧！如果我能够效力的，當竭誠地做去，一定不敢有負先生。

關於蛇郎的話，我民間文藝掇拾中已說了一點，先生已有意如此，就請不吝教吧？在民俗得見蛇郎故事二篇甚慰！翁源的傳說，前已寫寄豈明先生，因郵途有失，不能遞到，多麼可惜。目

民 俗 第三十五期

下先生已要徵求，等幾日定當寫下給你，以了此數年未達的宿願。(我希日後能編成一本蛇郎的故事)

我寄靜聞影友的稿子，尙有宋襄的故事未發表，恐日久遠失請先生刊出吧！寄顧先生的，有吳歌乙集，蘇粵婚喪，楊司石故事，(前後二次，前次六節，後次三節。)等篇，曾否接收？念念！

近與江紹原先通信六七次，他也很贊許民俗的大胆，精神，努力。關於「命名迷信」的話，他極注意，說要蒐集各地的小名，總發表一次。我的命名迷信(民俗九期)被他取用了。寄文字周報(七卷十五號)的命名的信仰，也取用了。他還要我向旁的地去採集。我想先生已自北大而來，至少與江先生有點交情，那麼至好，請你將「東莞人的命名觀」在民俗上發表。這事「一舉兩得」，諒你也很喜吧？旁的地方，我們不能効力，那是沒法的。但如有人以相似的稿子寄民俗，我在此代江先生敬請照樣發表出來！

民俗叢書印行計劃取消了麼？希有以告我！我有許多稿子因此不敢整理(月光其一也)，故不能不反復詢明耳。

民俗爲着引起讀者的興趣計，我想每期應有一點兒歌，故事，神話，傳說，風俗，書評的材料。篇首能够冠以一篇帶有研究討論性質的論文，雜錄，更佳。材料的均勻與否，和刊物的價值有關，我們似乎不能夠漠不關心。(顧先生接編時，似乎有一函論整理計劃的。)

十七，十一，十一日 清水蓮上

清水先生：拜讀 大著，珠玉粲粲，從林樹槐先生處始得知 先生姓張。這次居然辱 先生來教，真是說不出的快樂。「民俗」由弟編輯，真是不得已的事情，然而不隱聽他斷絕，也只好試試。所幸有 先生等一輩努力的幫忙投稿，故此不光是說繼續，而要求進步的了。印橫行，久有此意，故趁三十期一完，即要實行。封面兩字是從漢三公山碑鈎出。中秋專號，材料不多，然始首的發行，只好作大輅的推輪了。民俗已出至三十四期，「宋湘的故事」乙篇，早如 尊意預先發表。所以如此的，因為要把舊稿積下的清完，使來稿的人也有高興於繼續努力。 先生各篇稿件，均已預備付印，在四十期以前，總可以陸續出現。現在已編至四十期。四十一期以後或可出一次「檳榔專號」。舍妹媛已於檳榔的歷史研究，著有一長篇，約可萬餘二萬字。兄如有文章，也可湊湊高興。此後各期，或注重在一方面的。如三十一期，注重在神話及童話；三十二期為中秋專號；三十三期則全屬研究的範圍；三十四期注重在故事的傳說；三十五期為風俗的零碎片段。此後各期始可依目的做去，當有部份偏重的地方， 兄說的引起讀者的興趣，我亦贊成。但連類附合，總求不致太為散漫便是。又以後不欲多登斷續不連的東西，故羅香林的讀鍾著一篇本來是斷的，將他繼續成一塊了； 兄的「民間文藝雜綴」將來也是拚合在一期出完。「呆女婿的故事」要將來出一個專號，故始終沒有斬

民俗 第三十五期

塊的。未知兄輩以為如何？我意以為使人一定要連續買週週刊，故斷斷續續，還是書買的行爲。有幾個錢，便買某一期。看完了，不買別期亦可，這才是真正的方便學者。故此這刊非太長的著作，非本人只作一半寄來面急待發表的，不去打斷的登載了。民俗叢書的印行，尙待斟酌。廣州謎語另包寄上。此頌
著安。 弟容肇祖。 十七，十一，廿一日，

尙有幾句話要答覆的，「東莞人的命名觀」，本來可以搜集一些材料做出，但是忙著的我，一時恐不能應命了。紹原先生就是我在北大時的先生，有暇定當幫忙。我現在得暇便是要去尋找道家的材料。擬先作「張天師」的一個研究。你有關於「張天師的傳說」麼？暇中可示我一二。又白。

本刊第三十六期目錄預告

粵東之風序.....	朱自清
再談雞蛋.....	若水
翁源的婦女與雞蛋.....	黃詔年
我却要說鴨蛋.....	容肇祖
關於金花夫人.....	劉萬章
一鱗一爪之風俗談.....	崔盈科
梅縣童歌二十四首.....	秋霞
台山海晏謎語四首.....	黃鶴鳴

編輯者：國立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

發行者：國立中山大學出版部

代售處：廣州共和書局，丁卜書局

上海開明書局，北新書店

北平景山書社，北京書局

印刷者：廣州市德政街三友印刷社

本 刊 價 目 表			
報 費	一 期	半年二十六期	全年五十二期
本 埠	四 分	一 元	二 元
外 省	四 分	一 元	二 元
郵 費	一 期	半 年	全 年
本 埠	一 分	二十六分	五十二分
外 省	二 分	五十二分	一元四分
國 外	四 分	一元四分	二元八分

國立中山大學 語言歷史學研究所

新出版刊物

(續)

書名 編著者 冊數 價目

民俗學
會叢書

印歐民間故事型式表	鍾敬文，楊成志譯	全一冊	定價二角
台灣情歌	謝雲聲編	全一冊	定價三角
孟姜女故事研究集	顧頡剛編著	全三冊	每冊三角
蘇粵的婚喪	顧頡剛，劉萬章編	全一冊	定價三角
狼狽情歌	鍾敬文，劉乾初譯	全一冊	定價二角
吳歌乙集	王翼之編	全一冊	定價四角
廣州兒歌甲集	劉萬章編	全一冊	定價三角
民俗學問題格	楊成志譯	全一冊	定價四角
民間文藝叢話	鍾敬文著	全一冊	定價四角
揚州的傳說	蕭漢編	全一冊	定價一角
情歌唱答	丘峻編	全一冊	定價四角
蘇州風俗	周振鶴編	全一冊	定價二角
閩歌甲集	謝雲聲編	全一冊	定價四角
孩子們的歌聲	黃詔年編	全一冊	定價四角
謎史	錢南揚編	全一冊	定價二角半
紹興歌謠	婁子匡編	全一冊	定價二角
妙峯山	顧頡剛編著	全一冊	定價五角
廣州謎語第一集	劉萬章編	全一冊	定價二角
河南謎語	白啓明編	全一冊	(印刷中)